

金性尧·著



金性尧古诗纵横谈
炉边诗话



字音字意

风情风物

历史迷思

文化掌故

文史大家金性尧经典“说诗”力作
从先秦到晚清，妙笔纵横两千年

品味绵绵动人的诗性、诗心、诗境
重温悠悠千古的故城、故人、故梦

金性尧古诗纵横谈

炉边诗话



JIN
XING
YAO

金性尧。著


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炉边诗话：金性尧古诗纵横谈 / 金性尧著. — 北京：北京联合出版公司，2018.6
ISBN 978-7-5596-1687-6

I. ①炉… II. ①金… III. ①古典诗歌—诗歌评论—中国 IV. ①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23749号

炉边诗话：金性尧古诗纵横谈

作 者：金性尧
出版统筹：新华先锋
责任编辑：宋延涛
特约监制：林 丽
策划编辑：刘 钊 程慧敏
封面设计：杨祎妹
版式设计：徐 倩
营销统筹：章艳芬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132千字 620毫米×889毫米 1/16 16印张

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1687-6

定价：49.00元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
电话：010-88876681 010-88876682

前 言

这是一件百衲衣，也是从杂家铺子的零缣^[1]残帛中拾来的。想不到会塞进书市的角落。姑且当作闲书看。只是这一回，却是由别人来穿针引线。无须感谢，这原是出版社编辑的天职，但没有编辑的缝制，这本小册子就难以露面。但愿今后编辑自己穿的衣裳也能挺刮些、柔和些，免得看起来寒酸相，自然也不必显得峨冠博带的样子。

给《书林》写稿，开始于1979年。“炉边诗话”则始于1982年。因为写时在冬天，室内有一只取暖的炉子，便随手取了这个名字。算起来，前前后后也有六七年了。对于去日苦多的老人来说，这六七年却不同于少壮时代的过程，就像每天撕下一张日历，薄薄一张纸，撕一张就少一天了。

由于应约写稿，只是想到就写，所以杂、所以乱，也谈不上什么“体系”。有些万口相传的名篇，例如李白的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，孟郊的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”，也想写，却又觉得写上千把字而有新意也很吃力。唐宋诗话多了一些，因为我在完成《唐诗三百首

[1] 缣：细密的绢。——编辑注（本书脚注若无特别说明，均为编辑注）

新注》后，选注了《宋诗三百首》，利用接触过的资料，写下了自己的看法、感想。最后三篇可说是注释这两个选本时的札记。有些作品，倒是有话可说，由于篇幅关系，只得从略。如《诗经》，除已选的《七月》这一篇外，《大雅》的《生民》，也可看作最古的传奇文学。一个叫作姜嫄的女子，因为踏着上帝的足迹居然怀孕了。经过难产，孩子来到人间，不料却被母亲丢在树林和冰块里。上帝却一定要使这个孩子做一番大事业，就由仁慈的牛羊给他以奶汁，鸟翼为他御寒护暖。这个孩子终于茁壮成长，最后成为周朝的始祖后稷，万民敬重的农业之神。不能忘记，周朝是中国历史上发出过金子一样光彩的朝代，《生民》作者的文学手腕也真正令人惊奇。历史的长河不舍昼夜地流逝着，到了晚清，诗界里出了个黄遵宪。我对他诗歌艺术的欣赏倒在其次，主要还是他诗歌中反映的广阔的新型内容和强烈的现实感。他到过好多地方，亚洲的、欧洲的社会生活，以至声光化电曾在他笔下活跃过，和以前的一些诗人比，黄遵宪的脑子里已经有了“世界”的影子，他的作品因而也把人带进了另一个诗歌世界中。他的诗中也充满悲愤和感伤，却和宋明遗老诗中的所谓黍离之痛^[1]，沧桑之感不一样。说到世界，同样不能忘记，黄遵宪生活的晚清时期，世界上有几个国家的强横霸道的统治者，曾经欺侮过中国，道理很简单，当时的中国人还没有站起来，自己又确有许多不争气、不文明的地方。可惜也因篇幅限制，没有对黄诗作为专题来谈。所以，从拙著的全书看，一方面没有开中药铺；另一方面，畸重畸轻、不成层次的毛病也很突出。

已经发表过的那些文章，这次都做了程度不同的修订，就是新写部分，隔了一段时期再看看，无论论点方面、资料方面，还是有好些

[1] 黍离之痛：对国破家亡、今不如昔的哀叹。

地方需要修改，真是读不尽之书，求不全之知，改不完的错误，垦不光的砚田。在修改过程中，自然又要查检一些资料，由于东抄西袭的积习，也常成为作茧自缚。如果没有几家出版社图书室同志的殷勤帮助，就觉寸步难行。这是个人著作，他们也可以给我以方便，然而应当明白，他们无此义务。秀才人情，也只能在纸墨间略抒数语而已。

光阴如箭，荏苒之间，寅年在望，大家又要高高兴兴地迎接大地之春了。本书大部分的修订和写作，仍是在炉边完成的，在将近夜半，寒意渐增的时候，有这么一点儿闪着红光的炉火，身心就要温暖得多、舒服得多。

金性尧

1986年1月15日夜

目 录

<—>



杜甫与李白	· 057 ·
夔州古柏	· 052 ·
杜甫写马	· 048 ·
李白大梦	· 043 ·
李白出京	· 039 ·
辋川秋日	· 034 ·
贺知章还乡	· 030 ·
陶渊明田园诗	· 025 ·
潘岳悼亡	· 021 ·
饮马长城窟	· 016 ·
曹操乐府诗	· 011 ·
孔雀东南飞	· 006 ·
七月流火	· 001 ·

目 录 <三>



《秦妇吟》进入了选本	· 128 ·
孤山梅花	· 133 ·
泉声三百里	· 138 ·
司马光其人其诗	· 143 ·
诗人王安石	· 147 ·
激流中的苏轼	· 151 ·
苏轼谪黄州	· 154 ·
苏氏兄弟	· 159 ·
黄庭坚与洞庭湖	· 164 ·
李颀画像	· 169 ·
朱淑真的悲欢	· 173 ·
胡铨上疏	· 179 ·
沈园斜阳	· 183 ·
西风门巷	· 187 ·

目

录

<二>



风雪夜归人的「人」是谁	· 062 ·
滁州西涧	· 066 ·
韩愈贬潮州	· 071 ·
刘郎浦与螺矶	· 076 ·
铁锁与降幡	· 082 ·
杨贵妃与李夫人	· 087 ·
白头宫女	· 091 ·
井底引银瓶	· 096 ·
元稹悲怀	· 101 ·
元白之交	· 106 ·
虢国夫人	· 111 ·
两三星火	· 116 ·
牛鬼遗文	· 120 ·
《无题》诗中男性的女性化	· 124 ·

目 录 <四>



汪元量诗中的谢太后	· 190 ·
吴中四才子唐寅	· 195 ·
严嵩敕作诗	· 200 ·
金圣叹绝命词	· 206 ·
胡中藻诗案	· 212 ·
余腾蛟诗案	· 216 ·
机声灯影的蒋家楼	· 220 ·
黄仲则之死	· 224 ·
九州生气	· 229 ·
青蒲饮泣	· 233 ·
捣衣真相	· 238 ·
乌珠与逻娑	· 241 ·
区区与戈戈	· 244 ·

七月流火

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。一之日觱发^[1]，二之日栗烈^[2]。无衣无褐，何以卒岁？三之日于耜^[3]，四之日举趾。同我妇子，饁^[4]彼南亩，田畯^[5]至喜。

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。春日载阳，有鸣仓庚。女执懿筐，遵彼微行，爰^[6]求柔桑。春日迟迟，采芣祁祁^[7]。女心伤悲，殆及公子同归。（下六章略）

《诗经·豳风·七月》是描写豳地一年四季农业生活的诗^[8]，所以闻一多先生在《歌与诗》中比作“一篇韵语的《夏小正》或《月令》”。

[1] 觱(bì)发：寒风触物发出的声音。

[2] 栗烈：形容寒气逼人。

[3] 耜(sì)：一种农具，类似于犁。

[4] 饁(yè)：指送饭。

[5] 田畯(jùn)：古代掌管农事的官吏。

[6] 爰(yuán)：于是。

[7] 祁祁：众多。

[8] 豳(bīn)：也作邠，在今陕西省彬县。但豳非周代国名，所以前人也以为豳诗不属于“国风”。——作者注

豳风，《诗经》十五国风之一，共有七首诗。

写作时间在西周。旧说作者是周公，这连前人不相信，其实还是出于民间，也即“閭巷^[1]之作”。内容以衣食为中心，旁及风土时令、社会生活以及草木虫鱼。第八章里特写“二之日凿冰冲冲，三之日纳于凌阴”（藏冰的地窖），说明当时已认识到冰块防腐作用。除了用于食物之外，还用于死者的尸体，因为古人对尸体是很重视的。

全诗共八章，属于《诗经》中的长诗部分，比起《大雅》的《绵》与《生民》，宗教色彩较少，抒情气息较强，文学价值也较高。为什么要从夏历七月说起？前人说，因为七月标志一年中上半年的结束下半年的开始，国君在这承前启后的时期“训农”，则年终和来年的农事无不包括，即所谓观往而知来。例如“无衣无褐，何以卒岁”两句，便是未然之虑：如果无衣无褐，又怎能度过寒冬；不能度过寒冬，来年又如何手理耕具，足举田头呢？也就是要大家抓紧时机，不要懈怠。崔述在《读风偶识》卷四中说：“七月火虽西流，残暑犹存，距寒尚远，乃见星流即知寒之将至；先事而筹，则无仓卒之患。”（见《崔东壁遗书》）这固然言之成理。但我却另有想法，虽然别无根据。

七月的夜晚，暑意还没有完全消失，人们还要到原野里去乘凉。忽然，一颗红色的大星向西面流去^[2]，高空里闪着强烈的光芒，如同宇宙之流萤，这种奇异的夜景恰巧被一位民间诗人看到了，从一刹那视觉的刺激里，时间观念便通过空间观念而出现，诗人立即写下第一句的“七月流火”。接下来是省去八月，紧接九月，因为八月天还不太冷，九月才是秋风渐急的时候，才会想到“授衣”，黄仲则所谓“九月衣裳未剪裁”。诗也总是含有跳跃性的。九月之后，又略去十月而

[1] 閭巷：乡里民间。间，里门。

[2] 七月流火的火指大火星，即荧惑星，色红。——作者注

径说十一月、十二月。因为鬻发和栗烈那样风力，用在这两月中才恰当。第二章里于九月后又略去整整一个冬天，径说阳光照暖，黄鹂争鸣的春天。春天的影子已经在诗人心中跃动，诗人急于要为她歌唱了。

《诗经》里的语言，有不少是当时的口语，所以唱的时候，别人容易听懂。有些单字或词汇，在今天已经沦为“死字”，需要专家们去考证，当时却是经常在使用的活字。例如鬻发可能是大风触物的象声词，栗烈当也是象声，不一定是风猛烈得使人打寒战的意思。又如第七章里的“黍稷重穆”，在《鲁颂·閟宫^[1]》里也用过。就这四个字本字说，各有各的具体含义，即每字下都可以用顿号隔开，如“重”字（通“穰”）的意思为后熟的谷物，“穆”为先熟的谷物，但在诗里只是谷物的泛称，就像我们现在说的柴米油盐、风花雪月一样。王国维在《观堂集林·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》中说：“古人颇用成语，其成语之意义，与其中单语之意义又不同。”正可用来解释这些例子。又如第八章末句的“万寿无疆”，除本篇《七月》外，《诗经》中还有五处用过它。说起来历，不过是宴饮举酒时信口说的祝颂之词，多少带有混话味道。

本篇第二章中还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，就是“女心伤悲，殆及公子同归”这两句，古今学者理解全然不同。按照某些古人的说法，这“女”是已经订婚的上层女子，“归”是于归之归。她们在采桑时想到不久要远嫁异地，与“公子同归”，因而要与父母分离，心中不免伤悲。可是现代好多学者，也有将“同归”解为带着走或抢了去的，即指采桑女之遭蹂躏。郭沫若先生的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》中又将“许多野蛮民族的酋长对于一切的女子有‘初夜权’”的故事作比。但我

[1] 閟(bì)宫：深闭幽静的庙宇。閟，关闭、幽静。

们从西周时代的历史看，阶级的剥削和奴役，固然已经存在，妇女之遭受污辱也是常见的现象。我们对周公制礼作乐那一套美化了的说法固然不能看得太认真，但这个时代毕竟和酋长统治的野蛮时代不同些。诗中的采桑女子，并不是专指单独一个人，而是泛指几个人。那么，在人群众多的道路上，就可以公然抢走吗？再说，这些女子既然心里已在害怕要被恶少们抢走，又何必出来采桑呢？我这样说，并不否认当时一些贵族公子对妇女有过丑恶行为，只是就《七月》这两句诗而论，把它解为像舞台上那些白鼻子的衙内的“强抢民女”实很难使人信服。

最近读了钱锺书先生《管锥编》那一册《毛诗正义》，在《七月》一目中就开宗明义地注上“‘伤春’诗”三字。钱先生还为此二语作了一千余字论证，引用了王昌龄、曹植、《牡丹亭》等有关“伤春”的诗句，其中引王氏“忽见陌头杨柳色，悔教夫婿觅封侯”诗尤深有启发。王诗从陌头杨柳而想到戍边的夫婿，《七月》中的女子则从明媚的春阳照着柔嫩的桑叶而想自己的婚事。诗中的女子属于上层妇女，当时出门采桑，也是很普通事情。钱文中又引宋代李觏^[1]《戏题〈玉台集〉》云：“江右君臣笔力雄，一言宫体便移风；始知姬旦无才思，只把《豳》诗咏女工。”李觏因《玉台新咏》而想到《七月》中的采桑女，所以钱氏说：“亦有见于斯矣。”但诗中“殆及公子同归”这一句^[2]，从具体意义上究竟应怎样解释才算圆满，还有待推敲^[3]。

最后是此诗中的历法，学者也有不同说法。一般以为这是夏历与

[1] 李觏(gòu)：北宋哲学家、思想家。

[2] 殆通“迨”，和“及”同义；不作“大概”、“几乎”解。新版《辞海》、《辞源》皆引此诗作“赶上”解。——作者注

[3] 前人以为“女心”两句，与《夏小正》二月的“绥多女士”有相似处，也有道理。——作者注

周历并用，即七月、九月指夏历，一之日、二之日指周历一月（正月）、二月，也便是夏历的十一月、十二月，就像现代民间仍有阴历、阳历兼用的。“一之日”即“在一月的日子里”的意思。一说全诗都用夏历，“一之日”是“十有一之日”（月）的省称，因为是诗，所以不好写作“十有一之日鬻发”；而十又是数字的终点，十之后必是一，故也可省去十字。

于右任有《夜读〈豳风〉诗》云：“陨箨^[1]惊心未有期，烹葵剥枣复何为？艰难父子勤家业，栗烈农夫祝岁时。南亩于茅犹惴惴，东山零雨自迟迟。无衣无褐思终日，苦读周人救乱诗。”于先生的原籍是三原，与豳同在陕北，诗作于抗战时期（1944），所以末两句这样说。

[1] 陨箨（tuò）：草木落叶。

孔雀东南飞

本篇不仅为罕见的长篇叙事诗，也是以诗歌形式写婆媳矛盾和家庭悲剧的滥觞。诗中与故事关系密切的人物有五个：除焦仲卿和兰芝外，其余三个为焦母、刘母、刘兄^[1]。诗中虽有“便可白公姥”和“我有亲父母，逼迫兼弟兄”的话，实为偏义复词。仲卿只有一个母亲，兰芝也只有一个母亲和哥哥。焦母专横，刘母还能体惜女儿，曾两次拒绝媒人。她并没有强迫兰芝改嫁，诗里说是“逼迫”，其实是去留听从兰芝。她曾经劝兰芝改嫁县令之子，那还是从善意出发。刘兄却是一个势利横蛮的市井小人，他曾用责备口吻对兰芝说：“不嫁义郎体，其往欲何云？”意思是你不改嫁，长此以往又怎么办呢？言下之意，他家里是不让兰芝再住下去了。刘母只生兰芝兄妹两人，如果他还稍有手足之情，让她有个安身之地，兰芝不会轻生。焦母虽然凶狠，但把兰芝活活逼死的却是她的亲哥哥。一个十七岁的被婆婆驱逐的女子，回到家里，偏有个这样冷酷无情的哥哥，除了改嫁，就是死。当时对妇女改嫁还不像后来钳制得严酷，如果仲卿对兰芝不恩爱，没有答应过将来还要来接她回去，她也许会改嫁；可是仲卿有约在先，她心中一直闪着希望的火光，如果就此改嫁，那么，错误就全在她了，是她

[1] 姑且假定兰芝姓刘。——作者注

辜负仲卿了。可是哥哥的压力却像一块烧红的铁板烙在她身上，只好把心一横，假意答应了哥哥改嫁，真意却答应了死神。死是人所怕的，何况她这么年轻，然而这时却有比死更可怕的力量横在她面前。她无可选择了。

兰芝的性格和兰芝的命运是联结在一起的。她坚强刚烈，聪明果断，忠于感情，忠于生活。可是她却生在当时的社会里，不幸又是一个妇女，这一切优点恰恰成为灾难。这一点，前人如清代的陈祚明也看到了，他在《采菽堂古诗选》中就说：“大抵此女性真挚，然亦刚；惟性刚始能轻生。”诗里虽未明写她和婆婆的正面冲突，但从她的性格看，必然是在经常发生。焦母对仲卿说：“此妇无礼节，举动自专由。”虽出于焦母之口，却也说明她对婆婆并不驯服。她临走时，曾对小姑说：“新妇初来时，小姑如我长。勤心养公姥，好自相扶将。”这不是随口说说的门面话，正见得她的善良，她对焦家的深厚感情，并从侧面说明小姑和她相处得很融洽。诗人让她经历了是非曲直之后又毁灭了她，诗人的态度是很明显的。

由于这首诗已经很长，又是在民间文学基础上加工完成，所以在层次结构上就不很缜密。其次，中国古典诗歌跳跃性强，容易发生脱节现象，作者自己的叙述与人物对话，第一、第二及第三人称常常交叉穿插，这在后来的小说戏剧也是如此。说它优点是繁简互用，善于错综变化，说它缺点是往往引起后人的歧义。钟惺《古诗归》有“乱处看其整”和“碎处看其完”的话，这是从优点方面说的，却也见得有乱有碎。诗中写到刘母谢绝县令派来的媒人后有云：

媒人去数日，寻遣丞请还。说有兰家女，承籍有宦官。云有第五郎，娇逸未有婚。遣丞为媒人，主簿通语言。直说太守家，